

亦
舒
新
经
典

叹息桥

一个想像，一座桥，独自成风景。
往东去，一边是，一边不住叹息，因世事太多。

亦
舒
著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叹息桥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9-3211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叹息桥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中国妇女出版社，2009. 11

ISBN 978 - 7 - 80203 - 807 - 3

I. 叹… II. 亦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 172678 号

叹息桥

著 者：亦 舒

策划编辑：钱 丽

责任编辑：周 军 钱 丽

统筹编辑：丁媛媛

装帧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 版：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：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0

电 话：(010) 65133160（发行部） 65133161（邮购）

网 址：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35 × 210 1/32

印 张：6

字 数：84 千字

版 次：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9 年 11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80203 - 807 - 3

定 价：20.00 元



这是一个英语补习班。

王羨明坐在课室里，看着他斜对面的李平。

班上男同学很少有不被李平吸引的。

王羨明第一眼看见她，就讶异地张大嘴巴，有一个声音在心底叫：天下竟会有这么好看的女子！

李平身段苗条纤长，约有一七五公分高，秀丽的小圆脸依稀有点像当年的夏梦。

而夏梦正是王家全体男性父兄叔伯的偶像，羨明小时候，不止一次在小叔驾驶的小货车挡风玻璃上见过夏梦各式小照。

还有，二伯照着梳头的一方镜子，角落也夹着夏梦古装剧照，羨明记得很清楚，那出戏，叫做三看御妹刘金定。

那日蓦然看到李平，羨明便立刻觉得她面熟。

事实上，李平连姓带名加上姿态笑脸谈吐，都不像现代大都会



女性。

姜明马上知道她的身份。

你可以说她过时，但姜明不这么想，他认为李平的白衬衫与花裙子只不过绕了一个圈子，迟到了，待别人都穿黑色的宽袍大袖时，她才抵达，所以与众不同。

姜明多么想问她：喂，你到什么地方去逛了，再不来归位，就快黄昏了。

女同学们却没有这般诗意，刻意地表示不把李平当一回事，太着痕迹，眼角又忍不住吊住李平的影子，十分劳累。

李平只有两件白上衣，一件是棉线衫，款式像利工民罩衫，另一件有小领子，纽扣却是鲜红色，非常俏皮。

这两件上衣，稍迟都成为同学的话柄。

还有，不论晴雨，她都带着一把小小的折伞。

她怕这城市特别无常的天气，往往无端端会得下起大雨，要不就是激辣辣日头，一个月下来，晒得满脸雀斑。

这个地方，太催人老。

这一日，李平来得特别早，但姜明比她更早。

她略一犹疑，挑前排一个位置坐下。

她通常坐得比较近黑板，像是因此可以吸收更多学识。

老师在黑板上书写时，李平的大眼睛往往无意间露出渴望的神色，有点贪婪，巴不得将黑板上生字统统背熟。

男同学都希望做那块黑板。

王羨明注视着李平白皙的脖子，目光留恋，不愿离开，这时候，他听见身边嗤地一声笑。

羨明吓一跳，做贼心虚，转头一看，却是另一位同学高卓敏。

他认识可爱的卓敏在先，同她已经相当熟络，卓敏天生豪迈爽朗，大家都乐意接近。

卓敏示意羨明坐过去。

羨明移座。

卓敏问：“有没有跟她说话？”

羨明不回答。

卓敏笑，把课本搬到李平身边去，索性坐在李平隔壁。

“习惯吗？”她问李平。

羨明被卓敏这举止吓了一跳，连忙低下头。

李平要隔一会儿才知道卓敏是与她说话。

已经是一个星期了，她是插班生，听说这间夜校特别严谨才转过来的，一上课就知道不同，大家都肃静学习，李平却又向往学店的喧哗热闹，一直盼望有人主动前来攀谈。

没想要等到第二个星期。

“我叫李平。”她自我介绍。

卓敏笑：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”

李平还不明白。

卓敏问：“你自上海来？”

李平连忙点头。



“可习惯了？”

李平一怔，忽然之间感觉到卓敏语气中关切之意，不禁鼻酸，仓猝间不知如何回答。

“来了有多久？”

李平答：“一年了。”

“我叫高卓敏，他，”指一指背后，“他是王羨明。”

李平转过头去同羨明打招呼，他被她精灵的眼神罩住，大气都不敢透。

“你们是广东人吧。”

卓敏觉得李平微带沙哑的声音好听极了，不十分低沉，一帖川贝炖生梨便可医好，但不知恁地，她却置之不理。

“你的英文程度不错啊。”

李平轻声答：“我以前学过的。”

老师进课室，卓敏说：“下课等我，我们去喝咖啡。”

李平笑，这位同学快乐如一只小鸟。

卓敏朝羨明飞过去一个眼色，像是说：“如何，手段高强吧。”

而羨明瞪她一眼，又似答：“有什么稀奇，女孩子同女孩子。”

看在敏感的李平眼中，很自然当他们在眉目传情，这粗眉大眼的小伙子与他那坦诚的女朋友非常相配。

羨明知道李平误会了，只得暗暗蹬足。

卓敏视线转向老师，有一刹那失神。

要约王羨明出去，大抵只能用这个办法。

认识他三个月以来，一直有说有笑，但他从来没有进一步表示。放学即各散东西，也很少说及私事。

卓敏希望他会请看一场戏，或是请吃一颗糖，但是不，他只有在课上请教她。

李平一进来，羨明的表情完全不同，卓敏要到这个时候，才发觉，原来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眼光表情是这个样子的。

生性豁达的卓敏虽然失望，但不致失意，她很快克服不悦，决定努力与李平做友善的竞争。

也只有豁达的卓敏做得到。

话是这样说，心中难免郁闷，一节课下来，竟没有听清楚教师说的是什么。

王羨明更是连笔记都没抄全。

只有李平，一枝铅笔沙沙沙地写，一边做着记号，全神贯注，全力以赴，像是只有这样用功，才可以有机会踏上青云路，一直走，走到云深处。

这一日的课数要待个多小时之后才完结。

老师方站起来，李平已经走出去请教。

老师是一个中年男人，白天还有一份正职，已经疲倦不堪，十分不耐烦。

但是他不幸接触到李平的笑脸，无法抗拒，只得叹一口气，为她解释不明之处。

同时向这位漂亮的女学生保证：“明天，明天我会教到这一点。”



老师走了。

李平捧着课本，轻轻重复会话：“……要是布朗先生你愿意，我们马上可以向你推荐厂里面的设施。”

卓敏有点佩服，这样孜孜不倦，到底难能可贵。

“李平，去喝杯咖啡。”

李平点点头。

卓敏才想叫羨明，李平已经照顾到，问卓敏：“他也一起来吧。”

原本是想照顾女同学的男朋友，卓敏却以为李平对羨明也有意思。

算了，卓敏咕哝，君子成人之美。

羨明脚不由自主地迎上去，站在卓敏身边，十分腼腆。

李平觉得他们并排站十分理所当然，笑问：“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卓敏说：“我喜欢喝咖啡。”

李平连忙说：“不要快餐店，实在太乱了。”

羨明福至心灵：“我知道有间冰室，在这附近，静谧之至。”

李平点点头，卓敏白他一眼。

羨明这个时候，整个灵魂像是飞出了身躯，快活得有点呆，要卓敏推他一下，才懂得开步走。

他让她们走前面，他随后，看到脚跟的影子长长，仿佛在跳跃。

那夜回家，他在日记上这样写：

“这是我廿一年生命中前所未有的感觉，我高兴到极限，耳边有奇异的嗡嗡声，内心涨涨地饱满，十分难以形容，但是，我没有笑，

我竟想哭，要尽很大的努力才把眼泪留在眼眶内。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所以他要走在李平与卓敏后面。

饮冰室在山脚下，已差不多要打烩了，之所以可以在竞争下生存至今，有赖于附近几间贵族中学。

卓敏说：“给我来一杯檀岛咖啡。”

李平笑：“初到贵境，实在不知道檀岛是什么。”

姜明乘机说：“其实檀香山并不盛产咖啡。”

李平答：“是的，世界那么大。”

她看向远方，充满憧憬，神情动人，姜明不敢逼视，低头转动杯子。

卓敏知道自己已没有希望，不知恁地，心头反而一阵凄酸的轻松。

李平把目光收回来：“让我介绍自己：李平，上海人，念的是会计专科，一年前申请出来，现在舅舅的制衣厂任接待员。”

卓敏接上去：“我来了有三年，在幼稚园任教，与父母住一起，原籍广东开平。”又说，“王姜明土生土长，最最幸福。”

姜明摸摸后脑。

李平心中存疑，有话想说。

卓敏马上发觉了，笑道：“他到班里来，是为着认识女孩子，不是求学问。”

姜明涨红面孔，结结巴巴，不知如何辩白。

李平仰脸笑了起来，露出雪白的牙齿。

这下，连卓敏都不得不在心中说一句：天下原来真有美女这回事。



她暗中叹口气，但，羨明会有希望吗？

羨明指出：“你的粤语中有浓厚沪音。”

李平说：“舅舅说客人抗议过很多次。”

“慢慢就会好的。”

“有时候真觉得英语比粤语易学。”

“你的英语很标准。”

李平低下头，忽然叹口气：“有什么用呢，学来学去，不过是会话，不知几时才能参加考试，拿张文凭。况且，本地大学生也找不到理想工作。”

她用一只手，托住一边腮。

羨明不敢发言。

卓敏说：“学到哪里是哪里，不能为此灰心。”

李平笑：“我也这么想，住在五光十色的城市里，没理由沾不上一点缤纷。”

卓敏看看手表：“时间不早了。”

他们在店外分手，羨明不敢提出送李平回家。

卓敏忍不住问李平：“舅舅对你好不好？”她天生是个热心人。

李平很感动，但一时却说不上来，只得握着卓敏的手，摇一摇：“慢慢我再告诉你。”

卓敏点点头。

李平慢慢走向车站，上了电车，朝他们挥挥手。

卓敏看到羨明还站着不动，不禁又笑出声来。

羨明低下头，踢起一块石子。

对卓敏，他说话流利得很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谢什么？”

羨明也说不上来。

卓敏拍拍他肩膀：“我要过去乘十四座位。”

羨明意外：“我们同路。”

其实李平在电车上是看到这一幕的，她莞尔。

南下之前，老听人说广东人性子极强极倔，动不动骂山门拿刀砍人，害得她话都不敢多说一句，舅舅又千叮万嘱，叫她不要与闲杂人等往来。

直到一年过后，胆子才渐渐大起来。

其实上海只有更挤，繁忙时候马路上人群肩并肩，脚踏车轮子擦轮子那样子走。

李平喜欢双层电车，更喜欢缆车，这城市里可爱的事与物实在太多，使她眼花缭乱。

李平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，她当然也知道，她也长得使别人目眩神驰。

她心目中约莫觉得这两者之间是有点关联的，但一时又说不上来是什么。

假日，跑到太平山顶往下看，没有烟霞的日子，目光可以无穷无际，看到老家那边去。



上海是一块平原，没有层次，黄浦江带着上游的冲积泥，几时有维多利亚港这种明媚的蔚蓝，看着看着，那一点碧蓝像是要跑到李平的眼睛里去，她不由自主眯起双眼。

感觉像做梦。

有一次，在银行区迷路，并不慌忙，先逛了百货公司，然后挑一个最时髦的女郎，截住她，问路。

那女郎与李平一照脸，神色讶异之极，随即和颜悦色地把地铁站入口指给李平。

李平羡慕这都会中女性英姿飒飒、永不言倦的样子，手上都提公事包。

李平问舅舅：“但为什么她们都穿得似苦学生？”

舅母在一边嘿一声笑出来：“这就是你不识货了，正流行这种简单的款式与颜色呢。”

李平自幼看惯灰黑棕三色，有一种抹不掉除不脱的厌恶。

她喜欢花哨的料子。

不管流行什么，她抱定决心要一生穿得七彩缤纷。

舅母看着她：“你这孩子……厂后边有间储物室，地方还过得去，你就住那里吧。”

舅舅想说什么，舅母轻轻抬一抬眉毛，他便噤声。

李平没有在乎。

这已经是皇恩浩荡了。

在小房间里一住便一年多。

房间没有窗，白天黑漆漆也要点着六十瓦的灯，一个夏天，热得李平昏了头。

好处是房内有一只小小的洗手盘，在上方挂面镜子，就成为梳妆的地方。

舅舅每个月给一点点零用，厂里头包简单的伙食，李平安分守己，舅母也渐渐认为她不算是个负累，让她坐在门口听电话做传达员。

当夜李平摊开课本，狠狠地把会话背了十来遍，才站起来准备休息。

墙角有一只老式的、小小的风扇，铁灰色，年纪肯定要比李平还大，正艰苦地转动，发出格格声响。

李平把席子挪到地上，淋浴更衣，一躺下，就睡着了。

开头的时候，还做乱梦，她母亲一直同她说，外祖父怎么样在半夜被宣召出去，一直没有再回来过。

那时候李平的母亲怀着她，她还没有出生，但不知怎地，李平一直梦见外祖父躺在地下，一嘴的血。

噩梦惊醒，她喘息着，一头一脑的汗，于是改睡地上，水门汀地板阴凉，睡得稳了，从此也不再做这个梦。

闹钟惊醒李平，又是新的一天。

李平惘然。

会不会呢，会不会就这样在这小小储物室内过一辈子？

李平随即哑然失笑，即使她愿意委屈，恐怕舅母也不会允许她留到七老八十。



她打点好了，跑出屋外到小摊子去吃早点。

李平特别爱吃豆浆烧饼，第一次看到，没想到这里也可以找得到，分外惊喜，以后成了老主顾。

就那样，站在路口，狼吞虎咽地匆匆把烧饼油条塞进嘴里。

李平觉得好笑。

一般人都以为南来之后人人都会脱胎换骨，不错，也有部分是真实的。在上海，她是大学生，一样很骄傲很有特权，被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此刻自生自灭，孑然一人，简直像换了一个人。

汽车响起号，林立的熟食摊一定又一次挡了去路。

李平退一步，踏上行人路。

她以为是舅舅开着平治车来上班，停睛一看，却是部黑色大车，李平说不出是什么牌子，只管低头把豆浆喝光。

肚子一饱思想有点迟钝，暂且搁下烦恼，回到厂内擦干净嘴，坐到岗位上去。

李平在心内长叹一声。

两件白上衣对换着穿，今天穿的是线衫，把袖子卷高些，显得有点俏皮。

为免不必要麻烦，她把头发剪得很短很短，幸亏发质自然有点鬢曲，贴在脑后，并不难看。

接了几个电话之后，李平看见舅舅陪着一位客人出来。

以舅舅恭敬的神情看来，这一定是位要人。

李平莞尔，舅舅拜金，生意上门，双膝即时放软，非常的可爱。

闲时嗜看报上有关名人的报道，把社会知名人士的逸事背得滚瓜烂熟，李平稍一迟疑，舅舅便神气活现地问：“李福兆你都不知道，查良镛你没听过？”

李平会即时垂头，表示惭愧，心中却暗暗好笑。

认识有什么用，人家又不打算救济谁。

还不如背熟了英文文法，讲得流利写得流利的好。

当下舅舅与客人已经走近。

他叫：“李平，过来。”

李平连忙站起来，拉一拉裙子，走过去。

她并没有认真打量客人，故意让舅舅一边肩膀遮住身子，唯唯诺诺地应着。

舅舅严肃地说：“这是夏镇夷的少爷夏彭年。”

李平更是一点概念都没有，她频频点着头，表示印象十分深刻。

舅舅满意，放她回去坐着听电话。

李平松一口气。

电话响了，李平答：“霍氏制衣。”

那边马上笑起来：“李平，我是高卓敏。”

“咦，有什么事，怎么会打到这里来？”李平下意识掩住听筒，左右看一看。

“我当然有办法找到你。”卓敏活泼地说。

“我现在不方便讲话。”

“今天晚上，一起看电影如何，我请客。”



“好的。”

“今晚见。”

刚放下电话，她看见舅舅一直把客人送出门，隔了很久，才回转来，一面孔笑容，不知有什么好消息，进去找舅母宣布。

日常生活刻板枯燥，李平也很想家。

老房子发还了，虽然住客都不愿搬走，到底活动的地方比较大，有两间房间是属于她的，要结婚的话，不会像其他的青年人那样，愁没有新居。

放弃了根源跑来这里……李平嘘出一口气，回是回不去了，虽然说碰到什么是什么，但年轻人很少服贴命运，李平仍然充满信心。

那天晚上，电影散场后闲谈，她同卓敏说：“只有一次，病了三天，才真的气馁了，舅母直怀疑我装病。”

卓敏愤愤不平：“天下什么人都有！”

李平笑了一会儿：“比这更厉害的都有呢。”

羨明跟在她们后面，这些话，都听在耳朵内，他心如刀割，愧无良方帮助他喜欢的人。

李平已把卓敏当作知己，但有些苦，说不出来就是说不出来。

去年，舅家的菲律宾籍女工放假，下班后，就差她去做了半个月家务。

以免招致更大的侮辱，李平愉快地去了。

年轻力壮，怕什么呢，下班后待在小房间里，岂非更闷，李平这么想。